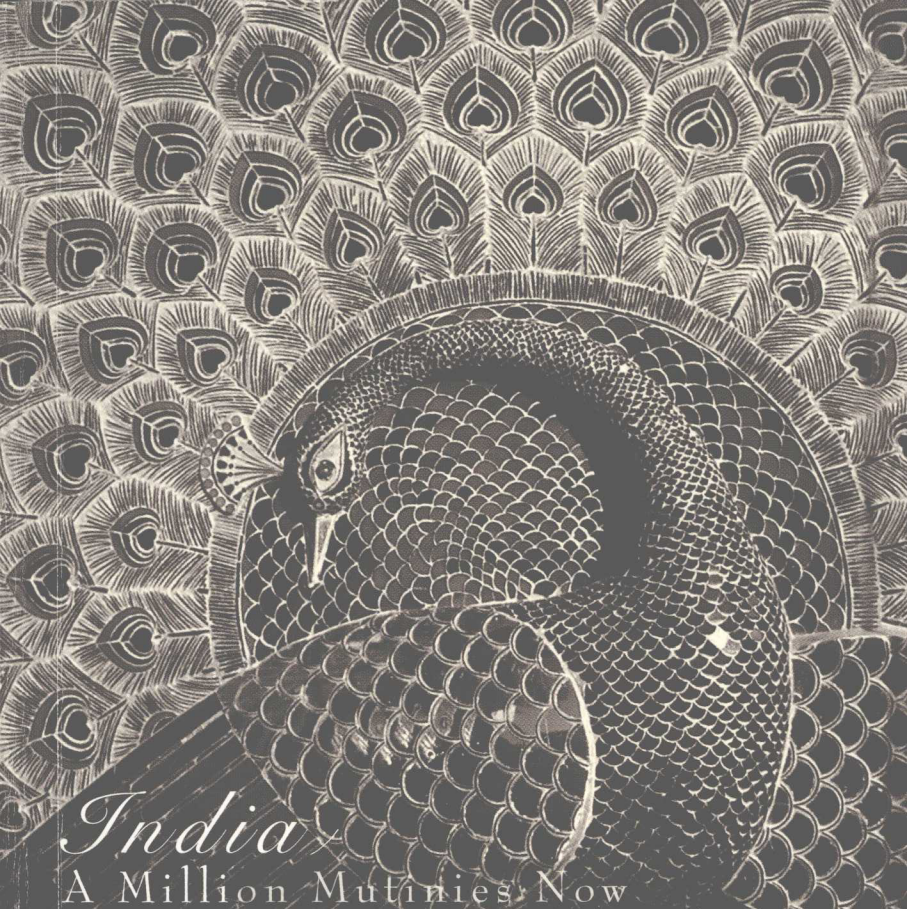




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印度三部曲 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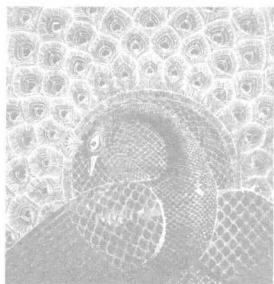
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英] V.S. 奈保尔 著
黄道琳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印度三部曲

III



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 (英) 奈保尔著；

黄道琳译。——2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9

(印度三部曲)

ISBN 978-7-108-04133-3

I. ①印… II. ①奈… ②黄… III. ①游记—作品集
—英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3764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年8月北京第1版
2012年9月北京第2版
2012年9月北京第3次印刷

开 本 850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19.375

字 数 463千字

印 数 15,001—21,000册

定 价 49.00元

目 录

第一章 孟买剧场	1
第二章 秘书身世：印度百年剪影	147
第三章 打破禁锢	165
第四章 小型战争	251
第五章 战役之后	338
第六章 势力终端	418
第七章 妇女时代	462
第八章 师尊之影	500
第九章 湖中之屋：重返印度	579
致谢	614
附录 奈保尔作品年表	615

孟买人挤人。那天早上从机场进城走了一段距离之后，我开始觉得路上的人潮大得不寻常，可能出了什么事。

由于人潮，进城车速缓慢。在一些十字路口，车流被红灯、警察或两者同时阻挡下来；这时候，人行道上的人群更加骚动，急急蜂拥着穿过马路，他们的浅色薄质衣服构成一大团泡沫，仿佛从哪个看不见的闸门奔泄而出，如果闸门再不关上，穿越马路的人潮将到处流窜，破破烂烂的红色巴士和黑黄两色的出租车也会被困在人流中而动弹不得。

坐在出租车里，我四周都是烟雾、热气、杂音。阳光炙烈，空气滞闷，巴士排气中的炭灰开始黏在我的皮肤上。马路和人行道上那些人的情况应该更惨。可他们有许多看来却像是刚刚洗过澡，额头才点上吉祥志；有许多则像是盛装打扮。也许这是在欢度什么重要新日子的孟买人。

我问司机这是不是公订假日。他听不懂我的问题，我也就算了。

孟买继续呈现它的面貌：现在马路两旁是孟买的公寓，这些混凝土建筑上面几层因为孟买的气候、烈日、大雨、高温而发霉，下面几层则似乎由于人行道上的人群而覆满污垢；人群留下的污垢似乎像潮

痕那样慢慢往上升，要跟霉斑会合。

纵使脏兮兮的小店也有亮丽的大招牌。画出这些色彩缤纷、富有创意、水准不俗作品的人，显然对拉丁文及梵文（或天城体〔Devanagari〕）的书法都有相当的掌握。常常，在这些商店前面、招牌下方，就只有尘土；偶尔可以看到沮丧、黝黑的人坐在尘土上吃东西，除了食物之外他们对其他一切视若无睹。

招贴板上有大张的电影海报，电线杆上则是较小张的。初来乍到，实在很难把海报所推销的爱情故事跟路上的人群连结在一起。更加突兀的是银行和航空公司的英文广告，以及《印度时报》的150周年特刊（“美好的时光，悲伤的时光，变迁的时光”）。对一个刚搭乘夜间班机抵达的人，这些广告所暗示的城市犹如不知用什么法子从眼前的人流酿制出来的琼浆——一种独特、浓醇的烈酒。

人潮还是没有减少。这时我注意到，人潮的一大部分在另一边的人行道上排了一条长龙，有三四个人宽。队伍不断加长，虽然有好几大段似乎静止不动，它还是以极缓的速度移动着。我这才发觉自己坐在出租车上已经从这队伍旁边经过了一段时间；到此刻，它或许已经有一英里长。穿卡其制服的警察维持着横向道路的通畅。

这些人在等待什么？他们有多少机会得到所要的东西？纵使在烈日之下、在黄浊的废气之中，他们看来还是安安静静、心满意足。他们穿的是不错的衣服，简单、印度式样的衣服。后到的人急急忙忙、几乎跑着加入队伍；然后他们就耐心等着，似乎准备等上一大段时间。我没有注意到队伍的前头，不知道那边有什么。马戏团？我想我没看错，在这条路前头的地方有几张马戏团的海报。或者是什么电影明星到场？可是队伍中的人并没有那份热切。他们卑微、黝黑、有耐心；他们表情严肃，穿的是最好的衣服。我这才想到，早先在前面

的队伍中有一些什么旗子和标志。

抵达孟买市中心的旅馆时，我问出这天并不是公订假日。虽然在我看来人群很大、队伍很长，报纸应该有所报道，我问的旅馆工作人员却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孟买中城某个地方有好几千人刚刚参与了一件大事情，可是那事情跟这里毫无干系。

我打电话给一个认识的人——一位作家。他所知的也和旅馆的工作人员一样少。他说那天早上未曾外出，一直在家里，撰写一篇给《雅士》（*Debonair*）杂志的文章。之后，他写完了文章，打电话给我。他说，对这件事他有两个推测。第一个推测是，我看到的人群可能是在排队领取电话号码簿。新版号码簿发送得并不顺利——这里是孟买嘛。第二个推测是他从女佣那里听来的。那位女佣在我打过电话之后来上班；她说今天是安贝卡^①博士的生日，在我从机场进城所经的郊区有盛大的庆祝活动。

安贝卡博士曾经是印度境内一度被称为贱民者的伟大领袖。他当时比圣雄甘地更有分量。他在世时不乏荣耀和权力，他是印度独立后第一个政府的法务部长，也是印度宪法的起草者；但是，他却抑郁以终。不是别人，而是安贝卡博士鼓励贱民——甘地口中的哈里真（*harijan*），神的子民，如今以他们自己的称法叫作达利特（*Dalit*）^②——摒弃奴役他们的印度教，改信佛教。在他的想法有机

① 安贝卡（Ambedkar）：Bhimrao Ramji Ambedkar，1893—1956，印度政治家和被压迫种姓的代言人。生于孟买的勒德纳吉里村。在孟买、纽约和伦敦接受教育，在伦敦成为律师，后任孟买立法会议议员和六千万贱民的领袖。1947年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在起草印度宪法的工作中起了主要作用。卒于新德里，死前不久与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一起公开皈依佛教。

② *Dalit* 原意是指受压迫者（the oppressed）。

会改变或发展之前，他便于1956年辞世。

在安贝卡博士所代表的种姓中，没有其他领袖拥有像他那样的权威和声望。他一直是他们的领袖，比任何人更加受到他们敬仰，可以说已经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神。我听说，每个达利特家庭里都挂着一帧安贝卡博士的相片。这张相片我看过许多次；令我纳闷的是，他们为什么没有使用好一点的相片？这幅安贝卡圣像犹如旧式报纸印刷术所复制出来的灰色护照片：领袖的容貌被简化成黑点和白点的组合，凝冻在40或50年代的形象里；他的脸颊有点丰满，别无其他特色；他戴着一副学生型眼镜，身上的外套和领带让他看起来有一份半殖民社会的体面气派。圣像中的人穿外套、打领带，这在印度倒是不寻常。但这也不算突兀，因为这形象正好跟圣雄甘地的手织衣物及腰布形成对比。

看来，人潮应该是为了安贝卡博士而来，而不是为了去领电话号码簿。队伍里的人群确实呈现了从事宗教活动时应有的宁静，他们的举止就像是在做正事、积功德的人。如果说群众是在庆祝安贝卡博士的生日，那也可解释我先前见到的旗子和标志。我所看到的人群正在膜拜他们的领袖、他们的圣者、他们的神；这样做时，他们同时也膜拜了自己。

那天稍后，我跟旅馆的一位主管攀谈。他想知道我对孟买的印象。当我提到那些为安贝卡而来的群众时，他显得有点吃惊，也不知道如何回应。然后，他一反彬彬有礼的旅馆待客之道，露出烦躁和不满；他说：“这个国家越来越不像样了。”

※ ※ ※

这跟我多次听到关于印度的说法基调一致。印度变了，它不再是先前那个美好稳定的国家。在那段争取自由的日子里，政治活动者追

随甘地也穿着手织衣物，视之为奉献和服务的标记，也是他们与穷人站在一起的象征。如今，政治人物身上的手织衣物却代表权力。随着工业化和经济成长，人们忘却了昔日所推崇的事物；现在，大家只看重金钱。三四十年来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巨额投资，只落得一个结局：“贪污舞弊”、“政治犯罪化”。虽然追求美景，印度却落得更加破败。当前，什么人对什么事都没有把握；一切皆瞬息万变。警察、窃贼、政客，这些角色已经没有差别。随着财富累积——孟买那些拥挤、丑陋的摩天大厦所宣示的财富——许多长久被掩藏的歧异也显露了出来。这些具有分裂性、层次较低的个别认同——在区域、种姓、家族各方面——如今是印度人生活中明显可见的主导因素。

就以达利特来说。如果这些人还只是圣雄甘地眼中的神之子民哈里真，大家不妨给他们一些帮助，同情他们，偶尔把他们当做行善的对象，那么，当天早上安贝卡的生日纪念活动便不会让任何人兴起世道日衰之叹了。然而，先前被称作哈里真的人如今已经取得一些财富，受过一些教育；因为这些变化，他们也发展出集体归属感和政治意识。他们不再只存在于抽象的领域。他们已经开始为自己而行动；就像印度的优势群体强调其独特性那样，他们也成为了重视本身独特性的一群人。

在孟买这个城市里，达利特的独特性诉求或许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住的旅馆外头就是“印度之门”（Gateway of India）。这是英国人留下的建筑，高拔雄伟的拱门，纪念君王乔治五世于1911年踏足印度的事迹。拱门跟帝国主义的这层关联如今已成为“印度之门”浪漫情调的一部分，其周遭铺石板的空旷场地则是人们午后常去散步的地方。在那帝国纪念建筑两旁，有人竖立了几个简单的小牌子，在白底上用黑色天城体字母写了一个字——把这个城市的名字写作 Mumbai

而不是 Bombay。

那些写着 Mumbai 的牌子道出了存在于这城市内部的冲突。孟买是个大都会。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后来的发展也是如此；它吸引了来自次大陆各地的人。在独立之后的印度，孟买却落在马哈拉施特拉邦^①境内；60 年代中期，马哈拉施特拉人便发动了区域本土化运动。他们争取的目标是要把马哈拉施特拉邦变成自己的地方。开始时，这运动攻击的对象主要是来自南印度的贫穷移民；不过，其他人也感受到威胁。这个运动叫作湿婆辛纳（Shiv Sena），意即湿婆军（Army of Shiva），名称源自 17 世纪马拉塔^②民族战士领袖湿婆吉^③的名字。报纸对此运动并不支持，把湿婆军分子视为“法西斯主义者”。但湿婆军持续壮大，两年之前，它在选举中掌控了孟买市政府。

市政府建筑属于英国统治孟买时代那种信心十足的维多利亚哥特式风格。宽大、牢固的楼梯一边有上蜡的木造扶手，扶手下面是维多利亚式的金属雕饰；走上楼梯就是会议厅。厅内墙壁下半段镶着厚实的红褐色木板；在市长座位四周，桌椅排列成弧形及半圆形。市议员座椅的布面是绿色，但市长的椅子却是橘黄色。橘黄色是印度教的颜色；在这里，它是湿婆军的标志。会议厅一侧廊台下

-
- ① 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印度西部一邦，西临阿拉伯海，境内多山脉和河流。14—17 世纪由穆斯林统治，19 世纪早期由英国人统治，1960 年立邦，首府孟买。
 - ② 马拉塔（Maratha）：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民族，操马拉塔语（有时仅指这个地区的马拉塔种姓）。马拉塔人主要是农民、士兵和土地所有者三个种姓集团。历史上这个民族因擅于战斗和宣传印度教而著名。
 - ③ 湿婆吉（Shivaji）：1627—1680，印度西部马拉塔王国的缔造者。他曾与莫卧儿人作战，1674 年独立称王。曾以军事指挥、社会改革和宗教宽容而著名，晚年因内忧外患而内外交困。

的哥特式拱门悬挂着橘黄色的缎布。缎布前面是一尊青铜色的湿婆吉半身雕像；雕像头顶的缎布上有一幅圆盾及两把交叉剑的图案——也是青铜色。

在市长座椅后面墙上，以及几个（由灰色大理石支撑的）哥特式拱门上方，高高挂着殖民时代一些著名印度裔孟买老市长的画像。画像中的人颇有威严，他们戴着假发或祆教徒小帽或穆斯林头巾。这些人的威严，以及这种威严在另一个时代可能激起的民族自尊——如今都走进了历史。

会议厅的格调如此完美，气势如此坚挺，其建筑设计如此周全，令人很难想象湿婆军那么简单的橘黄色就把这一切都勾销了。这让我想起塞浦路斯岛上尼科西亚（Nicosia）的天主教大教堂：穆斯林将它占有，把其中的大多数摆设清除掉，然后挂上古兰经文的旗帜。这也让我想起 17 世纪的马拉塔人：他们在莫卧儿人（Mogul）和英国人之间乘隙活动，侵袭的范围北及德里、东达孟加拉，最后征服远在南方的坦朱雷^①，自立为王。

从机场进入孟买的访客可能看得到人群中那些矮小、黝黑的身影；看得到尘土和废气；看得到在混凝土建筑之间挤成一团的临时屋棚，以及从这些屋棚延伸出来的遮蔽物——像寄生关系般彼此拥簇；看得到这永无止境的人间猥琐。然而，在这个市政会议厅里，在湿婆军的橘黄色和交叉剑上，你只看得到战争和征服的讯息。

这使得独立运动看起来像一段过渡时期。独立像是某种革命般降临印度。如今，在那场革命中还有许多场小革命。发生在孟买的情

① 坦朱雷（Tanjore）：印度东南部城市，即坦贾武尔（Thanjavur），城临高韦里河（Cauvery），是泰米尔纳德邦的坦贾武尔区行政中心。

况，也见诸印度其他地区：安德拉^①、泰米尔纳德^②、阿萨姆^③、旁遮普^④等邦。过去因为外来政权，抑或由于贫穷或缺乏时机或自卑而蛰伏的数十种特殊认同，如今在印度各地开始苏醒。就好比那位旅馆工作人员，他对印度及其发展原本有另一番期望，如今却产生疏离和危机感，那可是一点都不奇怪。



我自己在1962年首度造访印度时，也有类似的疏离感。对我来说，那是一趟具有特殊意义的旅行：我以19世纪出国的印度契约劳工之后代的身份前往印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这种移民的招募工作便持续进行；他们主要来自东部恒河平原，然后从加尔各答的转运站被送到大英帝国的各个角落甚或其他地方的种植园里，从事为期五年的劳动。包括我祖先在内的一类人前往太平洋的斐济（Fiji）、印

① 安德拉（Andhra）：印度南部一邦，东临孟加拉湾。首府海得拉巴。

② 泰米尔纳德（Tamil Nadu）：旧称马德拉斯邦。印度南部一邦，东、南临孟加拉湾，南邻斯里兰卡，首府马德拉斯。10至13世纪时为朱罗王国领土。1611年英国在此营建贸易殖民地，到1801年大部地区受英国管辖。1956年与1960年重新划定迈索邦边界，1968年改名泰米尔纳德邦。最南端为柯墨林角。

③ 阿萨姆（Assam）：印度东部一邦，西北与不丹接壤，东南与孟加拉毗邻，并被孟加拉所隔开。首府迪斯布尔。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即雅鲁藏布江）横贯全境，世界上最大的河间岛马久利岛为一朝圣地。

④ 旁遮普（Punjab）：印度西北部一邦，北和西北与巴基斯坦毗连，首府昌第加。旁遮普邦在18世纪末之前一直是莫卧儿帝国的一部分。1846、1849年在两次锡克战争后为英国所侵占，1937年建为自治省。1947年根据宗教信仰的原则将旁遮普地区划分为东旁遮普与西旁遮普两部分，分属印度和巴基斯坦。1956年印度旁遮普设邦级建制，称旁遮普邦，1966年又调整为一个居民完全使用旁遮普语的邦。锡克人成立阿卡利党，致力于锡克的独立运动。

度洋的毛里求斯（Mauritius）、南非、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些领土，尤其是圭亚那（the Guianas，即英属圭亚那和荷属圭亚那）和特里尼达（Trinidad）。我的祖先前往特里尼达——照我的推算，应该是从19世纪80年代某个时期开始的。

这些海外的印度人群体成分复杂。他们构成了小型的印度，其中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以及各种不同种姓的成员。他们是弱势群体，没有代议选举权，缺乏政治传统。由于语言及文化的不同，他们跟周遭的其他人没有接触；他们跟印度本身（离特里尼达和圭亚那有好几个礼拜汽船航程之远）也没有接触。在这些特殊情况之下，他们发展出在印度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一种归属印度人社区的意识。这种社区意识的力量可能会凌驾于宗教和种姓之上。

上个世纪末，三十几岁的甘地前往南非，开始在当地的印度移民之间从事活动时，他所发现的正是这种印度人社区的观念——当时，他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或历史或文学的观念。也就是在他停留南非的十五年间，甘地意识到他有使命带领一次全印度的宗教政治活动。

我出生于1932年，印度独立之前十五年。在成长过程中，我对印度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关于我的祖先所来自的那个国家——这不是当时我乐于深入探究的。我们是一个农业族群。在特里尼达，我们大多数人仍然在殖民制度下的甘蔗农场工作；我们大多数人过着穷日子，许多人住在茅顶土墙的小屋里。移民到新世界，摆脱掉印度农民逆来顺受的古老习性，是我们一心向往的；但是在萧条年代，殖民统治下的农业社会特里尼达却提供不了什么机会。因为看到周遭的贫穷，因为觉得世界是一座牢狱（我们四处碰壁），我的先人为了改善处境而离开的那个印度便在我心中成为最可怕的地方。这个印度存于我自己的心目中，有别于我从报纸书籍读到的印度。这个印度——或者说，这种因

我们原居地所产生的焦虑——就像是盘踞在心头的恶魔。

另外还有第二个印度。它跟第一个印度相称相抵。这第二个印度是独立运动时期的印度、伟人辈出的印度。它也是拥有伟大文明和伟大古代历史的印度。当我们处于种种困境时，是这个印度让我们得到慰藉。它是我们的认同的一个层面；在多民族的特里尼达，我们所发展出来的这种认同已经变得更像是民族认同。

我1962年初访印度时，心中所想的正是这种认同；但到了印度，我却发现它在那里并无意义。印度人社区的概念——也就是涵盖整个大陆的印度人认同概念——只有当那个社区规模很小、属于少数民族、孤立隔绝时，才会有意义。印度有几亿人口，混乱和裂隙是其严重问题；在此，泛大陆的认同概念根本得不到共鸣。人们需要的是一些能够让他们为自己定位的较低层次的概念；他们在区域、家族、种姓、家庭这些较小的群体里找到稳定的依靠。

这些是我几乎无法理解的群体。它们不可能在特里尼达给我任何慰藉，不可能抵消掉我心中那恶魔似的另一个印度——那个贫穷、卑屈得令人不敢想象的印度。1962年，我就目睹了这样的印度；由于我所持有的关于印度人认同的念头，我无法接受它。印度街道和乡间所见到的贫穷景象令我不悦、令我感到威胁，又使我被心中那恶魔折磨着。那种贫穷离我已有两个世代之远，但我觉得比碰到的大部分印度人更接近它。

1962年，尽管有了五年计划，全民选举已经成为事实，社会主义和升斗小民是热门话题，我却发现对大部分印度人而言，印度的贫穷仍然是一个浪漫的概念；它在人们心中激起虔信和凄美的哀愁，是这个国家独特性的一部分，更是成为甘地之摒弃物欲精神的手段。

我认识某个经济周刊的编辑，他心地善良、工作认真，后来成了我的朋友。有一次我们在孟买谈到贱民，他问我：“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一些贱民的美？”这位编辑毕生为印度效命，贱民地位的提升是他效命的一部分；他这样说的时候充满了仁厚的情怀。

这里头有一个矛盾。我所设想的泛大陆印度人认同随时会使社会的紧张关系浮现出来；要是抱持这样的理念，我便很难在印度从事有用的工作。相较之下，印度人所依恃的种姓或群体稳定就有比较明确的诉求；这使得他们一方面可以身心无恙，另一方面又能够在别人或许会望而却步的环境中工作——只是卑微、于事有补的工作，不是什么革命大业。我在乡间停留数周，跟印度行政管理署（Indian Administrative Service）的一些年轻官员住在一起时，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

千千万万人长年像那样工作着，心中毫无突显自己的意念。独立后 40 年以来，这已经成为全国投入的巨大工作；其成果如今明显可见。看似突发的变化其实早就在规划之中。你看得到财富增加了，你看得到往昔的穷人现在显露出新的信心。那信心的一个方面是新歧异、新认同的崛起；这些使印度人感到不安，就和 1962 年我仅以“印度人”身份前往印度时，种姓、家族、区域认同令我不安一样。

过去被称为贱民的人在拥挤的马路上排了一英里多长的队伍；他们前来向他们那位早已过世的圣人致敬——那位在其圣像中穿西装、打领带的安贝卡博士。他们所表现的尊严是过去看不到的。可以说，这是甘地等人致力实现的东西；可以说，这验证了自由运动的正当性。但是，这也可能被视为威胁到许多印度人习以为常的稳定；一个中产阶级成员可能会顿时陷入焦虑，而觉得这个国家真是每况愈下。



孟买的股市景气了一阵子。29岁的证券经纪人巴布（Papu）赚了一大笔钱，数目比他父亲一辈子干活的所得还要多。巴布的父亲在英治时代移民到当时为英属印度一部分的缅甸。缅甸独立并退出英联邦时，巴布的父亲跟其他印度人一样被迫离开。回到印度后，巴布的父亲从事个体经营股票证券买卖。他仔细阅读报纸的财经版，收入还算差强人意。“从事股票交易，”巴布说，“如果十次有七次获利，那就算干得不错了。”巴布的父亲未受过正规教育，在他自己看来，他算是干得不错了。

巴布受过较好的教育，又是在一个颇具规模的经济行业里从事交易；甚至以他自己的标准来说，他也算是干得相当不错。他说，过去五年情况特别好；他认为往后十年也会相当好。

但是巴布已经开始感到焦虑不安。他不知道印度商界近来所表现的好斗会导致什么结局；他无法确定，像他这样具有强烈宗教意识的人在新局势里能适应到什么程度。他也开始产生某种他父亲从未意识到的恐惧：29岁的巴布活在革命和混乱的可怕威胁之下。他一方面担心个人的损失；另一方面，巴布的担忧也源自他在宗教方面的思虑。

巴布出生于耆那教^①家庭。耆那教是在佛教之前从印度教衍生出

① 耆那教（Jain）：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兴起的二元论禁欲主义宗教，印度本土传统宗教之一，尊大雄筏驮摩那（Vardhamana Mahavira，公元前599—前527）为教祖。据说筏驮摩那是最后一代渡津者。

来的一个古老教派，其信徒所要达到的境界是他们心目中的绝对洁净。他们不吃肉、不吃蛋、不杀生。耆那教徒每天早晨都要沐浴，以没有缝过针线的布覆体，然后赤脚走到寺庙祈祷。不过，耆那教徒在印度却以善于经商而闻名。

巴布的办公室位于孟买的股票交易区。从街道上，游客不易看出这一地段跟孟买市中心的其他地区有什么不同。巴布上班的那栋高楼的大厅有一股特殊的印度风味：你可以想象，为了保持洁净，每天都有人拿着有点脏的抹布把那地方上下擦一遍；他也在每个电梯的折叠式铁门上留下了一抹黑色油污——有点像每天一次为神像点上檀香油膏那样。每个电梯都用潦草漆成的板子标示着号码；每个电梯前面都有一小排左拐右弯的队伍，大厅里的人群因而拼出一幅花形图案。

在我们下电梯的那个高楼层，墙壁上还看得出脏抹布的痕迹。不过，在这高楼层的廊厅，安静了许多，人们显然不像在楼下时那么紧张地注意举止、防止失态。他们有时会找个角落，有时不管三七二十一，远远往墙上吐出一口口以弧形向前飞溅的含渣红色槟榔汁。

过了不拘小节的这一幕，我们来到办公室。桌子、职员、办公设备。墙上挂着加框的彩色印度教神像，其中有些还装饰着花环。巴布办公的地方是靠里头的一间小屋。电脑荧幕闪着绿光。一面墙并排挂着三幅神像。最右边是骑虎的女神难近母^①，相框玻璃上有个金盏花

① 难近母（Durga）：湿婆神妃，是强而有力的女神，由几位神的愤怒之力结合而成。她手持阿耆尼的标枪、湿婆的三叉戟及毘湿奴的铁盘，骑着狮子或老虎，并常以战胜威胁世界安定的牛魔姿态出现。